【專輯】

訪淨心法師談——

三壇大戒，進入僧團的第一步

編輯組＝採訪・整理

1.法師認爲，傳授三壇大戒對佛教和僧伽的修學來說，有何重要意義？受戒在臺灣現代僧伽的養成過程中，具備什麼功能？

答：傳授三壇大戒對佛教來講，是爲紹隆僧種，培育新一代僧尼，讓僧團穩固，佛教得以延續；受三壇大戒也是僧人成爲人天師範，弘範三界的基礎，非常重要。戒子最重要的是要有道心，亦即是眞爲了生死、爲奉獻佛教、爲追求至高無上的佛法來出家；還要有好的品性、品德。有些寺院，對於求剃度者，先觀察才讓他剃度，學習一段時間，才送來受戒，這是比較好的做法。

在僧人的修學中，受三壇大戒是塑造僧格的基礎教育。臺灣目前雖然有很多佛學院，但一般都較偏於解門，對於寺院生活、僧人基本威儀方面的課程，例如：早晚兩堂課誦、打法器等不大可能安排。過去戒期這方面課程也不多，這次要加強，所以雖然戒期延長爲兩個月，時間還是不夠用。

在日本，要成爲「僧人」須先接受大學教育，再到他們宗派的大本山，接受一至三年的養成教育，學習各種規矩、威儀，最後經考核，才取得「僧人」資格；如果想當住持，還得繼續進修，考取資格才可以。而目前臺灣僧人是一受戒就成爲法師，當中的教育並不多，出壇後馬上要弘法利生、創建道場，基礎沒打好，不但自身修行不踏實，領衆也似懂非懂，這對僧人修行、對佛教都沒有好處。做爲僧伽最初養成教育之一的三壇大戒，如果沒辦好，直接影響的是整個僧伽團體。

2.三壇大戒的教學目標爲何？爲達成此目標課程如何安排？課程間的時間比例爲何？

答：白公老人曾說：一個僧人要擁有十五畝田，將它分爲三段，第一是自己能用功、修行，除了打坐參禪外，還要能做早晚兩堂功課，這就有基礎的五畝田，才有飯吃；再來的五畝田要能爲佛教護法衛教、辦理僧事；最後的五畝田是弘法利生。這雖是老人的想法，但看現在日本「僧人」，儘管他們娶妻、葷食，他們對敲打唱念，寫文章、講佛法樣樣都會，所以我想受戒後，一個僧人不能不懂戒法、敲打唱念；至於弘法利生、辦事等需較長的時間來養成，不是三壇大戒能成辦的。

此次光德寺三壇大戒的課程，在講戒方面——沙彌、比丘、比丘尼、菩薩戒戒文，都安排了三十小時，希望戒子能了解戒法，避免過去講戒時間短，連消文都沒有辦法，只能念過去的情況；其他，還安排講佛遺教經、八大人覺經、毘尼日用。

再就是關於課誦、敲打唱念，也安排了相當多時間，希望進戒壇一個月後，就分班由戒師輔導新戒實際敲打法器，雖無法把握每一戒子出壇時，完全會做早晚課，不過至少可以打一點基礎，回到常住就可以運用。

此次戒期的最大特色，是將各種威儀示範先製成影帶，運用放影機教學，免除戒子看不到戒師示範的情形，希望他們都能明白、會做每一動作、細節；這項教學，安排了近二十小時。

綜合以上，每日課程的安排是：早課、早齋、出坡以後，先有一堂自修課，讓戒子背誦；然後兩堂各五十分鐘的講戒，時間不要長，戒子才能集中精神聽講；接著半小時將禮請來寺長老爲新戒開示，或由我一系列的來講解戒律綱要。下午和晚間，除演禮外，全部排爲敲打唱念課程。過去戒期，晚間是拜願，現在我們不天天拜願，我想安排關於國際佛教制度研究、比較方面的課程，介紹日本、泰國、錫蘭等國家不同的佛教制度。比方說，在日本出家要有什麼手續？出家後，要先接受什麼教育？當住持要接受什麼教育？經過什麼階段？泰國佛教設有公侯伯子男五爵的階位，是怎樣的修學歷程？最主要是想讓戒子了解，不是「受了戒就是大和尚」的觀念，也希望藉此慢慢建立起臺灣的佛教制度。

3.我們知道，僧伽擔負住持佛法、化導世間的重任，因此佛制戒律對度人出家，進入僧團也有規定，現代三壇大戒，如何進行篩檢戒子這項重要的工作？依據的條件或原則有哪些？

答：戒子的考核、篩檢，分三個階段來進行；第一階段是從報名單來看，當然不可能百分之百將問題找出來，不過根據經驗還是可以看出問題，通常我們會去追究他師長的簽章是否眞實，現在則會多問其師父在什麼地方受戒，如果還有疑問，就會請他把他師父的戒牒寄來。報名單一經看出有問題，就先由法師或當地佛教會前去察看。曾有一次，我們循報名表去找戒子的常住寺院，一進去看不見佛像，供奉的竟是淸海的照片，當然就不讓他受戒了。這項篩檢工作還需戒常住配合，否則戒會把戒子淘汰了，戒常住又通知他來報到，許多不必要的困擾就會橫生出來。

戒子報到當天，是第二階段的檢核，主要是從戒子是否虔誠、對戒師有禮貌，來判斷戒子是否眞發心來求戒，所以雖說人來報到了，還是有可能無法進戒壇。進戒壇之後是第三階段的檢核，引禮、引贊法師天天跟在他們身邊，了解他們，如果發現戒子根本不想學習，我們還是會請他出堂。基本上，第三階段時，每一科都會舉行考試，但會依每人不同的學習能力來考核。這次戒期有六十天，正授菩薩大戒排在第五十九天，最後一天是隆重的頒發戒牒儀式，我希望透過這儀式給有道念、肯學習的戒子一些鼓勵、肯定，用來提昇戒期的學習精神。

4.過去每年三壇大戒，戒師到不同的寺院去傳授，戒師和戒常住方面，是否遭遇到困難？可以如何改善？戒常住應如何與戒會配合？（亦即事務方面應如何與法務配合？）

答：最常遇到的困難有：戒寮不夠，造成戒子的規矩無法建立、戒子經由戒常住關說進入戒會……。像這類問題，過去戒會通常無法要求，只能管法務。以往造成超收戒子的主要原因，是戒常住認爲戒子多多益善，才能代表傳戒的勝況，因此人數不肯少下來。解決之道是疏導戒常住認識：戒會的殊勝是傳戒的成功與否，不是以戒子的多少來衡量，應從戒子出戒壇後，能否養具成爲出家人的條件來看。今年我們將依戒寮的容量來收戒子，如果求戒者很多，我向戒師同僚們說：現在人團法開放了，我們可以明年春天再傳一次。

另一項困難是關於上堂。民國六十六年，我到佛光山三壇大戒會當總開堂時，因爲齋堂和大殿距離很遠，我建議：只有星期天和正授日才上堂，以節約戒子的時間、體力；第二年松山寺傳戒，一開始也這麼做，可是後來經不起信衆壓力，只實行了一半，戒會也沒辦法再要求。今年我們把上堂齋訂爲最高，表示上堂仍是一件很隆重的事，也會告訴信衆，一定要

在集中上堂的那幾天來參加上堂儀式，平時則到戒子過堂時拜，我想引導信衆認識到：傳戒會的殊勝，在於成就新戒的學習。至於打齋，只要發心就有功德，不一定要拜齋，能不耽誤新戒的功課，我相信功德會更難得。

5.人團法開放後，若各處競傳三壇大戒，法師以爲可以怎麼做才能避免濫傳的弊病，讓傳戒眞正能落實在僧伽基礎階段的教育功能上？

答：這問題可從兩方面來談，一是人團法開放後，到目前爲止的幾個傳戒道場都不錯，在基本上他們認爲傳戒是一件很愼重的事，不會濫收戒子；至於以後該怎麼做，我想可以透過良性互動，帶動好風氣，建立好的傳戒榜樣，鼓勵戒子到傳得好的戒場求戒。另一是戒會方面，要加強戒子的檢核工作，好的戒子才收，不好的縱有百千個也不要，有這種魄力雖仍無法完全防止濫傳，但至少可以防止三分之二吧！比方，光德寺今年傳戒，有戒子說戒期太長、太辛苦了，我聽了就告訴他：如果不想接受嚴格教育，你就不必來，縱使來了又有什麼用呢!?所以，傳戒的品質將會影響該戒會可否繼續傳，但很難完全避免濫傳。

⊙過堂等五堂功課，也都是僧格養成的基礎教育。
(攝影：楊雅棠)

6.以法師的經驗，戒子們受完戒後，最好再受哪些教育，以養具成爲現代佛教的宗教師？戒律方面如何進一步研學？

答：戒律研學方面，在戒期中，我們都會告訴戒子，律藏在藏經的哪裡，可以看什麼註解，如果要進一步加強，我想告訴戒子研讀的次第和如何尋找資料，這是自修研讀方面；我們也曾經在日月禪寺傳戒完後，嘗試舉辦戒律研習營，但報名的人並不多，原因有二：一是和戒期間隔時間太久，戒子的心疏遠了；另一是戒子的常住、師長，怕他一去不回，所以不讓他參加。因此，今年我們考慮在出戒壇後兩、三個月就舉辦，也許來的人會多一點；關於第二個障礙，我想如果戒子的常住能夠教育他，這是最好的，如果不能，我們也希望能承擔起這個責任。

其他方面的進修指導，過去我們沒有做過，不過我想如果時間許可，有必要在戒期中，先去了解他們的志向，給予各別指導。一般說來，受戒是一短期教育，佛學院是較長期的教育，以前白公老人辦中國佛教三藏學院，就是想：戒期中薰習較多的只有戒學，定、慧二學可以在佛學院中陸續學習。至於，戒期教育與佛學院教育的銜接問題，我想可以從「佛學院要培養怎樣的學生」探究起，有的可能只要學問高、會講、會寫就好了；有的會強調身爲僧人不單單學問好就好，要能行解相應。佛學院也是培育僧材的教育，並不只是研究學問，從前白公老人的佛學院，對這項要求很嚴格，所以學生學問不一定非常好，可是道念會建立起來。

7.辦三壇大戒所需要的師資有哪些？各負責什麼課程？傳戒會的師資最好能具備哪些資歷？

答：傳戒會師資和他們負責的課程，各是：

一、三師和尚——負責主持受戒儀式和講戒課程，需熟悉授戒儀軌、明瞭戒律。

二、尊證和尚——主要是列席，爲戒子證明受戒。

三、開堂、陪堂和尚——總理戒壇所有的法務和課程，需熟悉戒壇的規矩、儀軌。

四、引禮法師——負責大堂演禮課程的教授、示範。

五、引贊法師——與戒子實際生活在一起，觀察其學習情況，並輔導生活威儀、細行等等。

普遍說來，傳戒會師資若能有佛學院的解門基礎當然更好，不過還是行持最爲重要，如此才可做爲戒子們學習的楷範，而其中，引禮、引贊法師若能具備傳戒經驗，會更好。